



四書人物聚考



十三

□ 12
3019
13



門 012
號 3019
卷 13



增補四書人物考卷之十

滕文公下

陳代

無考



尺尋

疏云十寸為尺十丈為尋

小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左傳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也見之孔疏曰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尊故麾旃以招之也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古者聘士以弓故弓以招士也諸侯服皮冠以田虞人掌田獵

增補四書人物考卷之十 滕文公下

第十卷

必使于我
謂其釋對
曰厥也愛
若之醜也
而不愛君
之過也鐸
也愛君之
過也而不
愛君之醜
也臣嘗聞
相人于師
敦頤而土
色者忍醜
不質君于
人中恐君
之下變也
故人主賢
則入臣之
諫刻

粟具戍人輸粟米以供王曰明年將納王納王於王城十年遂入敬王子周魯昭公
二十三年簡子及荀寅帥師城汝濱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戍之地遂賦晉國一鼓
鐵以鑄刑鼎冶石為鉄用橐扇鞴謂之鼓此蓋令出各出力以鉄石為鼓計令一鼓而足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宣
各士 仲尼曰昔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
唐叔晉始 卿大夫以序受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
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主爵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以為盟主蒐於被廬作執秩以正其官蓋修唐
叔之 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民之爭端在鼎何以尊貴棄禮微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
守民不奉上 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
則上失業 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宣
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公六年一蒐而 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
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介亂故曰亂制也
史墨即 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檀作刑器以為國法是
蔡墨 法效也又加范氏焉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加范氏之咎易之亡也是交易范氏其父趙氏

趙孟與焉簡子亦與于然不得已然然不得已而從之惟德可以免修德可以免

昭公二 晉定公九年宋樂祁使于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綿上地獻陽楯六

十於簡子楯于楯也范獻子名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

私飲酒不敬二君是不敬晉宋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出魯定十一年簡子言

於晉侯曰諸侯惟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乃歸樂

祁歸卒於太行出魯定十二年夏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仲

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之故十三年簡子帥師圍衛報夷儀也前年

衛伐衛以為報衛人懼貢五百家簡子命置之邯鄲地明年簡子謂邯鄲大夫

趙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晉陽趙氏邑午不用命簡子怒召午

而囚諸晉陽午使其役者脫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簡子乃使告

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惟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遂殺

午趙稷午之涉賈以即劓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趙午荀寅之甥也

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荀寅子娶吉射女而相與睦故不圍邯鄲將作亂攻趙鞅董安于

聞之安于趙世臣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

與其害於民寧獨我死懼見攻必傷害民寧我死請以我死晉國若計可殺我以自解說趙孟

不可不肯設備既而范氏中行氏攻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陽人圍之范臯夷無

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臯夷范氏側室梁嬰父嬖於知文子即荀躒文子欲以

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韓簡子即韓不信中行文子即荀寅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

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

沉之河今三臣始禍范氏中行氏攻趙氏皆為禍首而獨逐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於是荀

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二子范昭子中行文子國人

助公三子敗奔朝歌魏韓魏以趙氏為請以趙鞅非始禍請復趙氏晉侯許之趙氏入於絳

盟於公宮傳錄晉衰亂以見三家分晉十七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

不殺安于使終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蓋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

使告於趙孟曰范氏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

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

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莫晚也乃縊而死趙孟戶諸市而告於知氏曰

主命戮罪人安于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

廟報其忠也○出魯定公十四年十八年趙氏圍范氏中行氏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出魯

十九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聩于衛衛不內居戚衛邑○出魯哀公二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范氏久居朝歌糧食不足故齊以粟輸之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

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

王孫子趙簡子圍衛之郭郭單植州植立于矢石之所不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袍曰嗚呼吾之士救敵也行人

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敵者昔者君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耳

之用也敵公沒惠公即行淫行暴亂身好玉女蔡人怒侵去絳十七里亦

是之用年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鄆

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于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敵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而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知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趙簡子有兩白驃而甚愛之。賜夜炊門而之。臣胥有疾醫殺之。曰得白驃之。則疾則止。不得則死。謂者入通。董安于御于側。曰省梁欺。吾君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

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于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敵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而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知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於是乎會之。合戰必大敗之。從之上。戰龜焦。北不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故兆謂簡子始納衛太子。下得吉兆。今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明德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詭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羣。千里一縣。縣有四羣。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得遂人臣隸圉免。免去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趙鞅入晉陽以叛。後得歸。改各志父言。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次大棺也。辟。掩棺也。玉棺四重。被水牛及兕之平。為一重。辟為二重。屬為三重大棺。為四重。君再重。屬與辟為一重大棺。為一重大夫。一重無辟。唯屬與大棺為一重。今云不設辟者。借君制耳。非正禮也。素車樸馬。車馬樸素。以載柩。無人于兆。不人兆域。下卿之罰也。為衆設賞。自設甲戌。將戰。無良。王良。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鉄上鉄。丘之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于良。即王良。授太子綏而乘。

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死生有命。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晉大夫。羅無勇。麋之也。束縛。趙羅使吏詰之。晉軍吏詰問其故。御對曰。疢。音音。作而伏。言趙羅疢瘧疾作。而失故束縛之。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皇大也。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繼業受文。故曰文祖。蒯聩襄公。孫鄭勝亂。從助。鄭聲公名釋君。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國有。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聩不敢自佚。備持矛焉。備車右主敢告。告以微福于神。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言微福。佑無中。戈矛斬絕筋脉。無墜車馬。損折支骨。無申大命。不敢謀。佩玉不敢愛。死生大命。雖不敢祈。請但耳。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盜旗。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盪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于車。趙孟喜曰。可矣。簡子喜太子。傳傳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傅。傅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為難。此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龍稅焉。龍。范氏臣。為范

晉補回書卷之五十五。滕文公下。

人不亦仁
乎於是召
而取以
梁處無幾
而攻翟廣
門之左七
百人皆先
登而獲甲
楯

趙簡子言
曰雀八于
海為蛤雉
八于淮為
夫

能莫不能
化惟人不
能哀夫實
擊侍曰臣
聞之君子
哀無人不
哀無時哀
無德不伐
無寵哀各
之不令不
哀年之不
登夫中行
范氏不恤
庶難而欲
擅晉國今
其子孫將
耕于齊宗
廟之犧為
猷亂之勤
人之化也
何日之有

收周人之所
趙氏得而獻之
趙氏之眾得龍
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

止而與之田
所還其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敗孟旗于子姚之幕下

鄭師所獲之
孟旗于子姚
獻曰請報主德
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

多死晉前軍
趙孟曰國無小
雖小國猶既戰簡子曰吾伏岌嘔血鼓音不衰

已伏弓衣而吐血
今日我上也
我申右之郵良曰我兩朝將絕吾能止之

猶鳴鼓進兵不息
我御之上也
我御車之功為上駕而乘材兩朝皆絕

言我馬之兩朝皆將
斷絕我能止便不絕
我御之上也功為上

皆絕以明止使不絕之功
出魯哀公二年
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交

子奔栢人
簡子又圍栢人
中行交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栢人范中

行餘邑八于晉
三十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會于黃池
吳晉爭長吳人

曰於周室我為長
吳為秦伯
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
趙鞅呼司馬寅曰

日盱矣大事未成一臣之罪也
二臣執建鼓慙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

有墨國勝乎
國必為敵所勝
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

人出左傳
魯哀公十三年
三十三年衛太子蒯聩自戚八于衛是為莊公趙鞅使告于衛

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
志父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

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
志父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

公使速得其處
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

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
子玉即陳瓘使致師者程

確曰無辟晉師
言已受元帥之命
豈敢廢命

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冬十月簡子復伐衛入其郭將入城簡子

曰止叔向有言曰恬亂滅國者無後
不飲棄人之危
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簡子立義

公之孫般師而還
出魯哀公十七年
折序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簡子之門三日三

曾補四書卷之七
上五勝文公下

王孫子曰趙簡子獵于晉山之陽撫膺而嘆黃安子曰敢問何嘆簡子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此吾恐隣國食賢以獵吾也

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何以合我周舍曰願為諤諤之臣執筆操犢隨君之後使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德也簡子悅之與居處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寡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周舍之死後吾未嘗闔吾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于亡矣是以泣也初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恠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枝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枝書而藏之秦識于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于穀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

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為爾保障承簡子曰保障哉鐸損其戶數簡子請毋弔曰晉國有難必以晉陽為歸及知伯帥韓魏之師以伐趙氏襄子欲去從者曰其晉陽乎先王之

主君之疾與之同不以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能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死帝甚喜賜我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將世衰七世而亡謂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滅羸姓將大敗周人于范魁之西羸姓趙姓也周人謂簡也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取衛都鄆七十三是也范魁地名不知所在蓋趙地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曾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即姓羸吳廣之女姚姓孟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于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噫吾有所見子晰也索隱曰簡子見當道者乃悟曰噫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

晉書四書卷之七十五滕文公下

所屬也尹
鐸之所寬
也民必和
矣乃未晉
陽三家圍
而灌之城
不浸者三
版沈灶產
龜民無叛
意

張華云簡
寧陵西峒胡地至
子家在臨
樓煩踰中是也
水界家上
氣成樓閣

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

晉國且有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能與羆皆其祖也范氏中行氏之祖也簡

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副謂皆子姓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于翟皆

子姓也謂代及知氏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而賜之

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必

且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今時服也廢除喪裳也并二國于翟武靈王畧中山地至

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曰姑布子卿見簡子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

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于路殆君之子也簡子

召子毋卹毋音無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毋賤翟婢也應爰

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

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上先得者當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

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秦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應爰簡

子于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是為襄子出趙世家

王良

王良趙簡子之御也善御晉伐鄭簡子自矜其功良亦矜焉詳見簡子傳中王良左傳作郵良一

名無郵漢中四星天驕星旁一星各王良星共占王良策一星淮南子晉者王

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歛諧捉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

便程畢安勞樂道馳騫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觀象賦仰見造父爰及王良

注造父五星在傳舍何中造父同穆王御死精上為星王良五星在奎北王良

者晉大夫善御九方甄之子一名郵無正為趙簡子御死精托于星為天帝之

馭官文選王子淵曰王良執韉轡哀附輿縱騁馳騫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

高晉補山書卷之二五滕文公下

呂氏春秋
曰王良所
以使馬者
約審之以
控其轡而
四馬莫敢
不盡力
揚子臣言
韓非子曰
王子期為
趙簡子御
子期王良
字也。左

駿驥也午
馬俱乘而
不能成其
功王之國
必傷矣類
王察之

君之國有事謂山東諸侯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言秦若破伐則

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知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

純凡絲綿布帛等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

耶。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李伯懷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張儀已卒之。犀首

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全篇出韓非子甘茂相秦。患王王愛公孫

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通穴聞之以告甘茂。茂入見曰。王

得賢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于子。安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天下之善將

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以治天下。居期年。犀首抵罪于梁王。逃而之秦。秦

王甚善之。穰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于王之所常隱語者。俄

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攻韓矣。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勿泄

也。犀首及走。再拜曰。受命。于是穰里疾已穴聽之矣。即申皆曰。兵秋起。攻韓犀

首為將。于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穰里疾曰。是何何也。何道出。穰里疾曰。

似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其言自嫁于眾。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矣。

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穎川陽武有鬼谷隱居于此因

益七術說林云。張儀蘇秦同志。如學。迷剪髮而鬻之。相養或傭力。寫書或假

食于路。遇見。鑽典途中。無所題。則以墨畫手及股。還而罵之。鬼谷子見而異

焉。乃卒以其術于諸侯。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

壁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之壁。其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醒古

子之。其妻曰。噫。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

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訂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

約後。負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

曾補四書身考 上五 滕文公下

子由古史云蘇秦欲連諸侯以無易出言耳屈于垣史記云事以密成語以泄敗而下故云云

秦計忽生一激之力也

兩人皆自以為不及英雄

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于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合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口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不能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五曰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若璧若管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城昔蜀相攻擊各來告急于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隘難至而韓又未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斜谷一作尋成當屯留之道屯留縣屬路安府道魏絕南陽南陽懷州也絕南陽所謂當屯楚臨南鄭臨南鄭所謂塞針谷之秦攻新城宜陽新城在河南伊闕之左右宜陽城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周王謂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合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

國策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嘗以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後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曰陳軫告之曰吾能

晉書曰書卷之二十五 滕文公下 第一卷

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軫對曰臣願之王曰張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也楚人有兩妻者人桃其長者桃其少者小者討之尾無幾何

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願爭于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西海謂蜀川也，其實西川有海。故齊云：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併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水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完猶好也。惠王曰：善。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初蜀中無路入秦，惠王問蜀有五稱，其牛食粟曰蠶，令三斗蜀侯聞之，貪金，使五丁開山作路入秦，取牛得牛視之，知其詐而路已通矣。後五丁死，惠王遣張儀將兵伐蜀，遂滅焉。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魏邑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于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夏陽在梁山龍門儀相秦四年，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合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厚儀，益甚。儀慙，無以歸報，留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于是張儀陰合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于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輳，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

有兩妻者 死者謂挑 者曰汝取 長者乎少 者乎曰取 長者客曰 長者嘗汝 少者何汝 汝何為取 長者曰居 彼人之所 則欲其許 我也今為 我妻則欲 其為吾人 也今楚王 明主也而 昭陽賢相 也軫為人 臣而嘗以 國情輪楚 楚王必不

滕文公下

留臣昭陽
將不與臣
從事矣以
此明臣之
楚與否軫
出張儀入
問王曰陳
軫果安之
王曰夫軫
天下之辯
士也孰視
寡人曰軫
必之楚寡
人遂無秦
何也寡人
因問曰子
欲之楚也
儀之言果
信也軫曰
非獨儀之
言也行道
之人皆知

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不下十萬亭障烽燧也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于韓則韓攻其西不親于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王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汨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比梁不比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無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于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室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奮辭猶大言也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談士莫不日夜楹腕瞑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辨而牽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鑠金毀銷骨故願大審計議且賜骸骨辟魏魏魏歸魏也哀王于是乃皆從約而因儀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昔秦合從秦攻魏取曲沃河東之縣名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于是張儀往相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縱約于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于此者楚王大悅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與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

胥忠其君
天下皆欲
以為臣等
已愛其親
天下皆欲
以為子故
賣僕妾不
出里巷而
取者良僕
妾也出婦
嫁于鄉里
者善婦也
臣不忠于
王楚何以
軫為忠也
且見秦軫
不之楚而
何之乎王
以為然遂
善待之

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與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

增補四書身考 上孟 滕文公下

戰國游談
士其最著
者曰秦曰
儀曰軫曰
衍儀資秦
以得相于
秦衍用軫
之言而三
國皆委以
相事于是
天下咸知
有公孫衍
張儀儀散
六國之從
以為衛挾
強秦以令
天下而衍
則或從或
衡于其間
與儀不善
衍儀或從

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于齊則楚孤秦彘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于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于齊使人隨張儀苟與我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儀至秦佯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師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以償於齊也

或衡故其
怒莫測衍
一怒而秦
攻魏矣衍
一怒而義
渠襲秦矣
諸侯雖不
揣揣相迫
大從之衡
之性其意
而衍安居
矣衍安居
而天下自
此熄矣儀
惟散從為
衡而挾強
秦以令天
下故其怒
莫當儀一
怒而秦攻
魏矣儀一
怒而秦齊

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音蓋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攻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于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即關于之地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秦王欲遣之曰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于子張儀曰秦強楚弱臣善斬尙得事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符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少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因張儀將殺之斬尙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于王乎鄭袖曰何也斬尙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秦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謳歌者為勝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王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于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楚妾請子毋俱

儀之行事甚于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術道要之此兩人直傾危之士哉

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飭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皋。滎陽。則鴻臺之官。鴻臺韓臺名桑林之苑。桑林大平御曾作樂苑。非成湯之所禱者。非王之有也。天塞成皋。斷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帥于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悅秦。計無便于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王父兄殷眾。阜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強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眾。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黑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于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于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即勸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強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救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齊王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于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于山東。敝邑恐懼。備伏繕甲。屬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備慮。不敢搖動。惟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已蜀并漢中。包兩周。

蘇秦說齊不知秦之無秦齊何而輕事秦故破其說者特以強弱相形日至于齊楚

晉補四書身考 卷 滕文公下 第十卷

和親而韓趙魏亦已割地齊不事秦申繻旋至百以威恐喝之

晉他人進美于紂紂怒以熱升殺之淮南子曰炮烙生平熱升燕子之金斗亦熱

薛方山曰孟子謂儀衍為妾婦而遷史謂儀秦為傾危之士豈不信然哉然要之皆智慧過人謀界益世不易得之才也獨其沉溺于戰國富貴之聲願倒人欲橫流之淪肯而不知返于為傾危而

增補四書集注 卷之三十一 第一

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于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罪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于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塩之利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于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按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于句注山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音五長其尾凡方者為斗若長安柄則名為利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噉謂熱而噉之是羹也反斗以擊之于是酒酣樂進熱噉厨人進羹汁也故各汁曰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

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土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下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于燕如邯鄲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燕驪儀歸報未至咸陽而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悅張儀及即羣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叛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譏儀嘗曰儀之所甚憎無過齊王則儀齊所惡也而秦任之張儀惟詐乃因謂秦王曰儀有愚計願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齊

增補四書集注 卷之三十一 滕文公下

不善因其才矣論者謂戰國人小去春秋遠甚以春秋多功各之士而氣節尚存功是孰知功名必流于富貴富貴必無所不至而地勢之禍其勢也豈止妾婦傾危而已哉

王維禎云張儀說六國齊韓不

必攻之故儀願乞其不自之身之梁齊必與師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三川出兵函谷而西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楚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托儀于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托儀對曰是乃王之托儀也夫儀之出也固于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齊梁之兵連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西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子果代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于秦王也此臣所謂托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于

魏全篇出史記

丈夫

罪雪世稱丈夫者蓋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

冠禮

禮記冠義云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筮日所以求天之吉筮賓所以擇人之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主人升立于阼西面皆著筮于序少比西面將冠者即筮而冠也主人立于序西面皆著筮于序少比西面將冠者即筮而冠也醮于客位是位于主人同在阼也父老則傳之子所以著其傳付之意也醮于客位酌而無醮醮曰醮醮于戶西南面賓位也三加彌尊加有成也三加始加緇布以禮賓一禮禮其子所以為成人者敬也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冠再加皮弁次加晉九三加而服彌尊亦所以為成人敬冠于阼醮于客位者適子也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所以異者不著代也巳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古者童子雖貴各之而已冠而後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賓字之以成人之道故敬其各也

晉書四書易考

禮文公下

釋名云冠實也所以皆鬢髮也白虎通云制冠以飭首別成人也

之成人而與為禮也。此禮為適長子代父承祖者也。祖為正體，故禮之異于庶子也。玄冠玄端，奠于君。玄冠，

與服志也。玄端，服也。天子燕居之服，諸侯及卿大夫士之齊服也。摯，用雉。遂以摯見於卿大夫。先令，鄉先生鄉之年德。

而人見也。成人之者，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

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

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

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

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天子始冠之冠則朱組而朱組為纓。緇布冠，纓，諸侯之冠也。是緇布

冠却用緇采之績為纓。纓，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紮組纓，帛之蒼白，士之齊冠也。

武之象也。緇布冠，武子姓之冠也。緇，生緇也。武冠卷也。以緇為冠，凶服也。武則玄色吉也。

最尊嚴者，姓之冠，姓生也。孫是子，緇冠素紮，既祥之冠也。素，熟絹也。純冠兩邊及卷下畔

象在後及之所生，故謂之子姓。緇冠素紮，既祥之冠也。素，熟絹也。純冠兩邊及卷下畔

武至而不素，緣之耳。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緇冠素紮，垂者長五寸，此以恥之。玄冠，緇武不

齒之服也。不帥教而屏棄之名使內則。男子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

舞大夏，以成人之道當兼習吉尚軍賓嘉。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未精

不可教人，蕪蓄，土冠。冠之曰，主人介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

禮于阼，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

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

命，其敢不從始？加，禱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

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由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

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

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無

辭曰：旨酒既清，嘉薦宜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醴曰：旨

而後人追備故君子

五經要義

冠嘉禮也

冠首服也

而後人追備故君子

重之以為禮之始
晉書曰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于是制王十五而冠不復加使命

酒既清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祐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有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昭告爾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格承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皇太子初加祝曰吉月令辰乃加元服懋敬是承永介景福再加祝曰冠禮中舉以成令德敬順威儀維民之式三加祝曰章服咸加飾敬有虔永固皇圖於千萬年賓執爵詣席祝曰旨酒孔馨嘉薦載芳受天之福萬世其昌畢宣勅戒口孝事君親友於兄弟親賢愛民居仁由義毋怠毋驕茂隆萬世

女

白虎女者如也從如人也左傳君子謂共姬女而不婦則女婦義別也

嫁 附娶

子房易載湯嫁妹之辭無以天子之尊而通云

白虎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為情性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情之始莫如夫婦故設嫁娶之禮重人倫庶繼嗣也禮男娶女嫁何陰卑不能自專就陽而成之故傳曰陽陰和男行女隨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陽數奇陰數偶

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而夫必以義理

男長女幼者陽促舒男三十筋骨強壯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嫁者何謂也嫁者家也嫁人外成以出適人為嫁內則女十有五年而笄笄今之簪也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儀禮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毋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縞帛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爾衿鞶其馬親結其縞音離縞婦人之禕母戒母而為施衿結縞九十九其儀

妾婦

禮疏妾之為言接也言得接見于君子不得伉儷也郊特妻不在妾御不敬

昏禮云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黑芘之以蘋蘩所

以成婦順也。

當夕禮服傳云妾事女君與事舅姑同也。婦事夫有四禮焉。雞鳴咸盥漱，櫛縱

白虎通云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

總笄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闈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子夏云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婦之天也。

周霄

周霄魏人，霄謂宮他曰：子為霄謂齊王曰：霄願為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視齊輕也。齊魏人而假重於外，是示齊以無魏之重。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此。有魏，公曰：王齊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載贄

儀禮曰：士周相見之禮，禮

六贄，孤執皮帛。鄭注云皮帛者，東帛而表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碧色繪也。卿執羔，羔小羊，取其羣大而不失其類。

大執鴈，鴈取其候時而行。

士執雉，取其明也。

庶人執鵝，取其不飛。

工商執雞，取其守時而動也。

士執羊，取其善也。

公辟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已下雉。白虎通云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贄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悃也。王者緣臣于心以為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公侯以玉為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公之德。全卿以羔者，取其羣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鴈為贄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為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購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轉移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鴈，士以雉，為贄。庶人之贄，匹音木，童子委質而還，委贄奠于地也。還者不敢為成人為禮也。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贄也。匹謂鵝也。卿大夫贄，古以鹿，鹿今以羔。馬何以為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鴈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顧右贄，執麇。明古以鹿，鹿今以羔也。卿大

夏用鴈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注士暫用雜者取其介交倫也。雉必用死者為其不可生服也。夏用鴈備腐具也。左頭頭陽也。下大夫相見以雁，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雞注飾之以

布言裁終

衣其身也

維謂繫聯

其是上九

夫相見以

羔飾之以

布四維之

結于面左

頭如麤執

之如土相

見之禮始

見于君執

贊下容而

彌感庶人

見于君不

為容進退

走士大夫

則奠贊再

拜稽首

禮儀云

存始更耕

于籍田也

一太牢

昔武帝太

始四年正

月丁亥帝

躬耕籍田

于東郊

隋制于國

南十四里

啟奠門外

有地千畝

為墻行籍

夫贊變君與士贊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為贊士賤仗節死義一介之

道也故不變私相見亦有贊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

通財之義賑窮告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帛者所以副至意也禮士

相見經曰士大夫相見以鴈士冬以雉夏以脯也婦人之制以棗栗暇修者婦

人無專制之義御眾之任交接辭讓之禮職任供養也

夫人以棗栗暇修者凡內修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暇修者脯也

故春秋傳曰宗婦用幣非禮也然則棗栗云乎子見父無贊何至親也見無時

故無贊臣之事君以義合也得親供養故質已之誠副已之意故有贊也

耕助

禮月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

也上辛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

郊後吉天子親載

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問

參參乘之人也保介衣甲也以勇士為車右而衣

甲御御車之人天子在左御者居車右在右以

參乘保人介及御者之問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

天子籍田千畝孟冬啟蟄既交之後率公卿

大夫而親耕馬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應劭漢官儀天子升壇公卿耕訖

高天下種籍田亦曰帝籍亦曰耕籍亦曰東耕亦曰親耕亦曰王籍

又東耕之日親率公卿戴

青幘載青車駕蒼馬公卿以下車駕如常法

論立春東耕為士象人男女各一執耒鉏錢或亥土

牛從氣應時示帥下一也唐貞觀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太宗親祭先農籍于

千畝之甸開元二十三年二月親祀神農于東郊勾芒配禮畢躬御耒耜于

千畝之甸而大明會典云嘉靖元年續定每歲仲春上戊祭社稷及神農

治元年奏准順天府率兩縣之耆老謝恩之後引上中下等農夫各十人穿衣

增補四書考

上孟

滕文公下

第一卷

第一卷

第一卷

第一卷

本等衣鞋各執農家器具朝見令其終畝耕畢人賜布一疋
嘉靖九年令以籍田舊地六頃三十五畝餘檢與墾丁耕種

燔盛

禮天官甸師主籍田者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供燔盛燔音資小宗伯

辨六齋之名物黍稷稻粱麥菘太祝五曰燔號曲禮稷曰燔禮書曰黍稷曰合燔曰蕝其梁曰嘉蔬

燔在器曰盛周禮或言燔或言盛或言燔盛大宗伯奉玉齋小宗伯辨六齋逆

燔太祝燔號之類此言燔而不及盛也甸師共燔盛春人共燔盛之米小宗伯

表燔盛此兼言燔盛也其言各有所當非苟異耳燔盛共之以甸師春之以春

人饌同餼之以饌人實之以舍人上之以太宗伯逆之以小宗伯然後立之以表

而六宮之人共奉之鄭氏曰表為徽識蓋各書其號以辨異之也九嬪贊玉齋者王敦也太宗伯奉玉齋者王與齋也廩人之接盛施于

大祭祀而已接猶曾子問接祭之接也鄭氏改以為扱非是。扱音察

也鄭氏改以為扱非是。扱音察

蠶織

博物志云 蠶陽物也 惡水濕也 月令 季春之月 后妃齋戒 親東鄉躬桑 東鄉迎時氣也 禁婦女毋觀 不得為容

癸辛雜志 乃馬化故 脫殼時頭 如馬令人 祭馬頭娘 即其神也

省婦事 咸省其絲 以觀蠶事 使盡力于 蠶事 既登 成 分繭 分布于眾 稱絲効

功 以多寡為 功 功之上下 以共 郊廟之服 毋有敢惰 孟夏之月 蠶事畢 后妃獻繭 命婦之獻

繭 乃收繭稅 外 婦養蠶亦用國比近郊之公桑近郊之院十一 故亦稅其繭 一其餘人七而為其夫 造祭服受桑多則稅繭多少 則稅亦

以桑為均 貴賤長幼如一 婦之老少者如一 皆稅十一也 以給郊

廟之服 祭服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 公桑公 近川而為之 便于

也 築宮仞有三 棘牆而外閉之 棘牆置棘于牆上也 外閉 及大昕之朝 君皮

弁素積 大昕之朝 季 卜三宮之夫人 三宮在天子則謂三夫人 在諸侯

吉者使入蠶於 蠶室奉種浴於川 桑於公桑 風戾以食之 辰乾也 蠶惡濕故 歲

既單矣 世婦率 奉繭以示於君 遂獻繭於夫人 夫人曰 此所以為君服

與 遂副禕而受之 副禕王 因少牢以禮之 禮待獻 繭之婦 古之獻繭者 其率用此與 讀

晉甫四書卷 上 滕文公下

蠶者欲其 溫早成為 密室畜之 廟刑人異 風入密室 乃金故呼 蚕漢書曰

下蠶室是也

為及良日夫人練三盆手三盆手者置繭于盆中而以手三次淹之遂布於三

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

淮南子曰

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又云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今人以鹽水沃其種

繅於枯桑其繭

不黃蓋蠶足于桑三俯三起二十七

日而蠶已老則

紅故謂之紅蠶以繭自衣亦謂之室

蟬飲而不食

又云周禮忌原蠶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謂其殘桑

也然則夏蠶最

不宜多育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

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

非無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然後可以事神明

黃帝元妃西陵氏螺祖始教民育蠶治絲以供衣服後世祀為先蠶周官內宰皇后蠶於北

郊齋戒享先蠶及禮記皇妃祭先蠶西陵氏是也

晉元康義皇后採桑壇在

東觀漢紀明德

也

馬皇后置織室蠶室於濯龍池中數往來觀視董巴輿服志太皇太后入廟

服紺上皂下蠶

上繅下簪以玳瑁端為華勝上為鳳凰

衣服

晉輿服志

明堂虞較夏山尚禮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

魏已來名

吳天上帝則服八袞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

止給四時

祀四望山川則鷩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注云名物謂冕弁

年而一易

裘服之名用事謂祭祀朝甸之事大裘無章元冠無旒祀天與帝用之尚乎質

漢制一歲

也享先王則袞冕謂袞衣而冕十二旒其服自龍而下衣五章裳四章享先公

五郊天大

享射則鷩冕謂鷩衣而冕九旒其服自華虫而下衣三章裳四章祀四望山

子與執事

則鷩冕謂鷩衣四冕七旒其服自宗彝而下衣三章裳二章祭社稷五祀

者所服各

冕謂絺衣而冕五旒其服自粉米而下衣一章裳二章祭羣小祀則玄衣

如方色百

事者服常

官不執

冕謂絺衣而冕五旒其服自粉米而下衣一章裳二章祭羣小祀則玄衣

事者服常

冕謂絺衣而冕五旒其服自粉米而下衣一章裳二章祭羣小祀則玄衣

冕以從

冕以從

冕以從

三旒其服衣無又裳則鞞而已

士無田不祭

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

禮王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稷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稻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牲殺

禮小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毛六牲辨其各物而頒之於五官使其奉之辨

禮記云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祭瞻肥瘠察物色必此類量小大

六齋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其奉之辨六彘之名物以待禘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

六牲牛馬羊犬豕雞也毛擇其毛色也五官謂司徒宗伯司馬司空各有所主牲也六齋黍稷稻粱麥苽也六宮謂嬪御當供黍盛也六彘雞鳥鶩黃虎雖音位之類所以盛饗也以待禘將也象壺著太山之尊所以待祭祀賓客也辨其各物者不既不同其所用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太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牲者為牲立次

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禱求福曰祈止災曰禱大祭祀展犧牲

禮也省間可一祭繫於牢頒於職人頒于職人以待用也禮封人歌舞其牲君牽

八隨歌舞之言越越益死之後啓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啓善犧牲

謂也穀梁傳免牲者緇衣玄纁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祭五帝則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注散祭祀山川之屬

牛牲登其首登首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豆與盆簞音以待事

魯侯曰犧牲玉帛不敢加也必以信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漢

三年車駕東巡狩至梁父九十里夕牲小祀不用大牲

彘掌六彘六彘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裸用雞彘鳥彘

其朝踐用兩獻讀為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壘諸臣之所酢也秋嘗

用瓘彘黃瓘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壘諸臣

日名焉，合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凡娶判妻八子

書。娶判妻，娶人所出之妻再嫁者入。禮坊。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

心。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藝麻

何橫從，一畝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謂女自進其身

風俗。周禮：媒氏因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冰泮鳴鴈於是乎合。國策云：周

通曰。周禮：媒氏因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冰泮鳴鴈於是乎合。地賤媒為

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

且不嫁，人媒而自銜，微而不售，願而無敗，售而不微者，唯媒而已矣。

有三，二為管簾。音筭巨。管簾懸鐘磬之架也。橫曰筭，直曰簾。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膏者

者以為管簾，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脂鳴者，以注鳴者，以

鷓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小虫之屬，以為雕琢。梓人，一為飲

豆矣。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人罪之。注：鄉衡而實，不盡謂平爵，鄉口而

其罪。梓師治。匠人管國，考工方九里，旁記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

匠人管國，考工方九里，旁記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

匠人管國，考工方九里，旁記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

匠人管國，考工方九里，旁記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

匠人管國，考工方九里，旁記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

匠人管國，考工方九里，旁記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

匠人管國，考工方九里，旁記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

匠人管國，考工方九里，旁記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

匠人管國，考工方九里，旁記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

匠人管國，考工方九里，旁記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

匠人管國，考工方九里，旁記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

匠人管國，考工方九里，旁記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

匠人管國，考工方九里，旁記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

匠人管國，考工方九里，旁記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

匠人管國，考工方九里，旁記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

匠人管國，考工方九里，旁記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

考工記：輪人有一，為輪，載于地者。一為蓋，車上覆者曰蓋，取其圓。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

考工記：輪人有一，為輪，載于地者。一為蓋，車上覆者曰蓋，取其圓。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

輪徹三材不失識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幘爾而下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圓也。望其輻欲其掣音朔爾而織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情之廉也。無所取之取之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齟音隅則輪雖敝小匡是故規之以眡其圓也。萬音矩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幅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輿

考工記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隊。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採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軾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爲軻圍。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併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弁飾車欲侈。

瓦

物原伏犧始以茨覆屋。禹作土墜音反石甃音奏桀臣昆吾作瓦。周音造瓦舜作墻。周公作壁。古史云夏昆吾氏作瓦曹氏作磚

宋王偃欲霸註

宋王偃攻襲兒別成。剗成敗奔齊。偃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城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夫。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言其似宋其後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

見祥而不
為祥及得
禍

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按宋王之時，有雀生鸕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類之冠，以示勇，剖偃之背，鏖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鑄諸侯之象，使待屏，偃展其背，彈其鼻，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死。

毫

大明一統
志云：亳城
在帝德州

據地。宋州穀熟縣西南二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縣為毫，毫，帝嚳及湯所都，盤庚所徙都之。水經注：關駟曰：毫，湯都在河南偃師城，西皇甫謚以為失實，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限，而寧陵去偃師八百里，不得童子饋餉而為之耕，今梁園有二毫，南毫在穀熟，北毫在蒙，非偃師也。

葛伯

葛頤，丘商音，葛天氏之後，夏葛伯，嬴姓國也，亦為葛氏。楊升菴云：班史古今人表，魯隱列於下，下而葛伯反於上，中若以讓桓為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

有攸不為臣

東萊云：書武成之望，非湯之盛也，乃湯之幸也，壺漿之迎，非武之盛也，乃武之不幸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太王，肇基王迹，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五進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文王自為德益著，凡九年崩，天下尚未一統，武而敬天，黜商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惟其士女以玄黃之幣來迎，昭明我周王之德，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列爵五，公侯伯子男，分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五教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與崇德報功，政治始末也。

晉補周書卷

上益滕文公下

卷

第十卷

君以為然遂按兵不敢攻。出呂氏春秋文侯往見于木于木避之文侯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語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又責吾禮無乃難乎。出呂氏春秋

泄柳閉門

淹海論云 寧喪千金 不失士心 于木踰墻 泄柳閉門 貴必有所 屈賤亦有所 伸矣

說繆公聞于柳賢往見之。于柳閉門不納。或曰子以匹夫而枉國君之駕。仁若是哉。子柳曰吾聞君子道行則樂其志。不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不然。是徒徼國君之榮也。

脅肩

楊雄傳云。翕肩蹈背。師古曰翕歛也。吳王傳云。脅肩索足。師古曰脅翕也。謂歛之也。

說文 畦 畦菜畦也 老圃賦曰濯濯我畦

辯

中論曰。俗士之所謂辯也。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聞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目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於不窮。務於必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為辯。不知本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為言。別也。為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凌蓋人也。

蛇

爾雅云蛇 屬紆行格物論云。蛇類最多。有兩頭者。有人面者。有頭垂尾長者。有形似鯉魚者。有毛如猪鬣者。有鼻上有針者。有蝮有蚺。有蝮有蝮。有蝮不可碑記。草木子曰。蛇有水草木

增補四書章句 卷之五 滕文公下

又云蛇曉
方藥鶴曉
禁呪

坤雅云蛇龍類也雄鳴於上風雌鳴于下風而風
土四種化能興雲霧而游其中蛇一名神蛇一名靈蛇
語云蛇蟄虎能其以此乎
舊說云蛇盤常向壬地北方也

坤雅云蛇以眼聽
典內辨蛇雌雄

以紬軟物停着上其躁燒者當知是雄任不動者當知是雌如雜寶藏經律云
白氈者跌試蛇去任不動也

巢 營窟

禮運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
營窟者營界其土以為窟
穴也地高則穴于地中地

卑則于地上累土為窟也
巢者檜聚柴薪以為巢居也
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
茹其毛者以未有火化故
去毛不能盡而并食之也
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範金

合土以為臺榭宮室牖戶
范金為刑範以鑄金器也
台土和合泥土為陶器也
以炮以燔
燔而燒之曰炮
以烹以炙
煮于鑊曰烹買甲
而置之火上曰炙
以為醴酪也
治其絲麻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

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此以上諸事皆火之利今世承用而為之
是皆取法往聖故云皆從其朔朔初也

蒲

疏蒲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為蒲

園囿

說文園樹果也天文要集曰匏瓜為天子果園又云園主果實菜如蓄積史記

有梁園漆園楚橘柚園三秦記有漢果園魏志有芳林園桐園
芳林後避少帝
諱故曰華林園
晉宮閣各有靈芝園蒲陶園此皆因草木樹果以立名也
說文曰苑有園
曰囿囿猶有也
或

曰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莫非穀土及其衰也馳騁游獵以奪人之時勞
人之之力也故漢書東方朔曰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所以強國富人者蓋此謂
也

沛澤

風俗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水草交厝各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
通曰

左氏傳齊
景田子沛
招虞人以

滕文公下

引傳曰送逸
角之超大

萬物以阜民用也

說原沛者蓋地上水少於山上置閘蓄水遇開灌田取沛
然之義公羊傳曰齊景公巡海而東師大陷沛澤之中

奄

疏按鄭玄云奄國在淮夷之北裴駘亦引而証史記云伐奄者孔安國云周公

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國又叛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而徙其君五月自奄歸至

歸京路史注伏書周公三年踐奄奄君勸祿父封相遠或此是

飛廉

飛廉顓頊之苗裔大廉之玄孫仲衍之後也世有功以佐殷國其玄孫曰仲滿

在西戎保西垂生飛廉飛廉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

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飛廉為紂作石椁於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

太山在河東而報得石椁紂既死無所歸報故為壇就霍銘曰帝令處父飛廉

不與殷亂賜爾石椁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言處父至忠國滅君死而不

其族事蓋非實飛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以下五世有造父為周穆王御穆王

駿周遊天下西過崑崙與王母觴于瑤臺之上樂而封於趙趙衰其後也惡來

早死有子曰女防其五世以下生非子亦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周孝

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後賜嬴氏以有秦云出史記

犀卑雅犀性絕燥似豕二管三毛有鳩處必有之形似水牛大腹卑脚有三蹄

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二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櫛音亦有

一角者交州犀有口一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

者謂之鼻犀犀有口一輩其紋或如桑椹或如狗鼻者格物論云海人取犀之法先

於山路多植木如棧竿棧其犀以前脚直常依木而息年久木爛犀或倚之木

犀

犀

第十卷

司馬遷安處
得大賜石
椁之誕

其族事蓋非實

駿周遊天下西過崑崙與王母觴于瑤臺之上樂而封於趙趙衰其後也惡來

早死有子曰女防其五世以下生非子亦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周孝

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後賜嬴氏以有秦云出史記

犀卑雅犀性絕燥似豕二管三毛有鳩處必有之形似水牛大腹卑脚有三蹄

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二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櫛音亦有

一角者交州犀有口一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

者謂之鼻犀犀有口一輩其紋或如桑椹或如狗鼻者格物論云海人取犀之法先

於山路多植木如棧竿棧其犀以前脚直常依木而息年久木爛犀或倚之木

犀

犀

第十卷

異物志云
犀有特神
者角有光
耀白日視
之如角夜
暗之中理
皆粹然光
由中出望
如火炬欲

知此角神
野飛鳥走
獸過皆驚

折犀倒久不能起，人因格殺之而取其角，又曰犀每歲一退角，必自埋於山中，海人潛作木角而勿之，再三不離其處，若直取之，則後藏於別處，不可尋矣。

犀亦絕愛其基，自墮角即自埋之，王燦游海賦云：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

犀亦絕愛其基，自墮角即自埋之，王燦游海賦云：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

犀亦絕愛其基，自墮角即自埋之，王燦游海賦云：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

犀亦絕愛其基，自墮角即自埋之，王燦游海賦云：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

犀亦絕愛其基，自墮角即自埋之，王燦游海賦云：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

犀亦絕愛其基，自墮角即自埋之，王燦游海賦云：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

犀亦絕愛其基，自墮角即自埋之，王燦游海賦云：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

犀亦絕愛其基，自墮角即自埋之，王燦游海賦云：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

犀亦絕愛其基，自墮角即自埋之，王燦游海賦云：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

犀亦絕愛其基，自墮角即自埋之，王燦游海賦云：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

犀亦絕愛其基，自墮角即自埋之，王燦游海賦云：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

犀亦絕愛其基，自墮角即自埋之，王燦游海賦云：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

犀亦絕愛其基，自墮角即自埋之，王燦游海賦云：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

犀亦絕愛其基，自墮角即自埋之，王燦游海賦云：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

犀亦絕愛其基，自墮角即自埋之，王燦游海賦云：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

林邑國記

復毒物則無沫起也。通天犀所以能殺毒者，為物食百草之毒及眾木棘，歲一

云犀行過

解角，藏於山中，人以木如其角代之，犀不覺，後年輒復解。西陽雜俎云：犀

便開口露

嶺表錄異記：番禺有墮羅犀，犀中最大，辟塵星，婦人簪梳塵埃，不着髮，交州

精棘林自

記曰：犀出九德縣，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物類相感志云：犀角犀絕域之

唐文宗朝

得吳元濟女伎進白玉方響一架，犀是也。又同昌

公主有獨忿犀

珠狀如彈丸，入土不爛，帶之令人獨去忿怒。

象

象長鼻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象身四

斗樞云

搖光之精散而為象。說文：象長鼻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象身四

足而大

論云：象長丈餘，高稱之大六尺餘，牙且鼻俱下垂，牙亦長丈許，鼻端

有爪，猶目睛黑，肉兼十牛六十歲骨方足，如惡大聲，獵者裹糧登高樹，創能巢

伺之，有羣過則為犬聲，悉舉鼻吼，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因倒其下，因潛

殺之。

犀牙生花，必因雷聲，故古者以為器飭，今人欲馴之，以小斧刃斷

象之大者

犀牙生花，必因雷聲，故古者以為器飭，今人欲馴之，以小斧刃斷

天中記云

犀牙生花，必因雷聲，故古者以為器飭，今人欲馴之，以小斧刃斷

象之大者

犀牙生花，必因雷聲，故古者以為器飭，今人欲馴之，以小斧刃斷

曰豫

之其金瘡見星月即合字說曰象齒感雷莫之為而生

草木子云象行能別虛實稍虛輒不肯過

吳錄地理故帝王齒簿

瑞應

王者自養有道則白象至百不死藥來

謂之神象云

郡多象自南而北之

久識能浮水出沒體具十二生肖肉惟鼻是其本肉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

雜俎曰象孕五歲始生膽隨四時在四足春前左夏前右秋後

假令正月建寅則膽在虎肉建卯則膽在兔肉

左冬後右如

龜無定體也

虞衡志曰象出交趾山谷惟雄者有兩長牙象頭不可俯頸不可回口隱於頤去地尚遠運動以鼻為用一軀之力皆在鼻將行先以鼻柱地

乃移足知其足力劣於鼻也鼻端甚深可以開闔取物中有小肉夾雖芥子亦可拾每以鼻取食即就爪甲擊去泥垢而後捲以入口飲水亦以鼻吸而捲之

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五枚形如大粟登高山下峻坂涉深水形擁腫而甚捷

交趾出象處曰象山山有石室惟通一路週圍皆石壁先置芻豆於中驅一馴

雌入焉布甘蔗於道以誘野象象來食蔗則縱馴雌入野象羣誘以歸石室隨

則無乃山氣也

山至巳午

視羣象繞

國中有象

山辰起遠

又供御陀

皆有青象

皆中夏所

無也

左僂吳伐

楚鍼尹固

與王同舟

王使執燧

象奔吳師

杜預曰燧

燧火繫象

尾使吳師

驚却也

以服

其心

周書君牙篇

君牙

穆王命君

以巨石室門象饑人緣石室飼馴雌野象見雌得食亦狎而來求食益狎則鞭

之少馴則騎而制之久則漸解人意又為立名字呼之則應牧者謂之象奴又

曰象公嶺表錄蠻王迎漢使於百化樓前設舞象奏音樂引入一象以金羈

絡首錦檐垂身掉頭搖尾皆合節奏朝野僉安南有象能知人之曲直有聞

訟者行立而與之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

碎矣異物志云象之為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踰豕鼻為口役望頭象

象被傷則羣象相扶將去則向南跪拜鳴三匝以木覆之法句喻經云佛問

幾答曰有三何謂為三一者剛鉤鉤者著其鞞鞞二者減食常令饑瘦三者搗

杖加其楚痛由鉄鉤鉤口故以制強口由不與食飲故以制身瘡由加捶杖故

以服其心

周書君牙篇

君牙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

會南曰書卷之

上五勝文公下

卷

第一卷

牙為大同
徒此其語
命也

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豈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敎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敎民。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臣弑其君

宋督弑其君與夷

桓公二年

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莊公八年

宋萬弑其君捷

莊公十二年

里克弑其君卓

僖公九年

齊獸職弑其君商人

文公十八年

趙穿弑其君夷皋

宣公二年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宣公十年

晉欒書弑其君州蒲

成公十八年

齊崔杼弑其君光

襄公二十五年

衛甯喜弑其君剽

襄公二十六年

吳闞弑其君餘祭

襄公二十九年

楚郊敖弑其君麇

昭公二年春秋書卒

吳公子光弑其君僚

昭公二十七年

薛聞弑其君比

定公十三年

公孫翩弑其君申

哀公四年春秋書益殺

齊陳乞弑其君荼

哀公六年

陳恒弑其君王

哀公十四年

子弑其父

也而人子晉並農也而人子富而人子富而人子利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比宮子無以應中途遇東郭先生二子以其言告之東郭先生曰

則已降君歛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夫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伯夷非無欲矜清之郵以故飢死展季非無實矜貞之郵以故寡宗少宗名也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然稱之弗知賞之弗知與株塊無以異矣天下之惡歸之桀紂彼二凶者生有縱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然毀之不知斥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三皇之事或隱或顯太古至於今日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矜一時之虛譽要死後之餘名豈足潤枯骨哉出列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出楊子篇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曰弗應出楊子篇楊子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

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出天下如運諸掌何也曰君見羊者乎百羊而羣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支流鴻鵠高飛不集汚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出楊子篇楊子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謂道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食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恐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物兼利古之道也出楊子篇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

晉書曰書云云
二五滕文公下

先儒云透得各利關乃是卜歇處蓋謂此歟

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揚子感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揚子不答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遊齊魯之間同師而學仁義之道而歸其父問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各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各身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泗音因浮水也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泗不學溺而利害若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真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惟歸門反一為無得喪子游其門習其道而不達其說也哀哉出列子

墨翟

子華子云水名盜泉尼父不飲邑名朝歌顏淵不食里名勝母曾子還軻亭名栢人漢高宗道何者以其各害義也按朝陽書以朝歌不入為墨子而子華子以為顏淵

墨子名翟宋人墨子見染素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出呂氏春秋是以邑號朝歌墨子不入出鄒陽書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是非吾用務也古者無文者得之矣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今當凶年有欲與子隋侯之珠者隋侯出見大蛇傷而治之後蛇脚珠以有欲與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賣且報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以照百步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乎夸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出說苑公上過見越王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善社三百以封夫子上公過往復於墨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惟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

未知孰是

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貧民。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

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未詳所出墨子貴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

尚同。所著有墨子十六卷。凡六十一篇。出鄒陽書。自墨子死。有相文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故墨之

後離而為三

申韓佛氏註

史申不害。故鄭之賤臣。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

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

斯曰。以為不如非。佛地論曰。佛性釋迦。號牟尼佛。音照。佛兜率天。降神於西域。

迦維衛國。淨王之宮。摩耶夫人剖右脅而生。時多靈瑞。生而能言。本相經曰。佛年

十九。踰城出。學道。勁行精進。禪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年種。後魏釋老志曰。

凡設教大抵二。生生之類。皆因行業。有三世識神不滅。凡為善惡。必有報應。神

積勝業。陶冶。離。經。無數形。操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無生而得佛道也。其道

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為著。在於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

而成。通形焉。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之三歸。又有五誠。去殺盜淫妄言飲酒。大

意其仁義禮智信同。

匡章

匡章齊人也。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合。兩軍相對

和。使者數相往來。章為變其徽幟。而使秦君。使者言章早以齊人。秦威王不應。頃

間。侯者復言。威王復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章之叛者。異人而同辭。王向

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擊之。頃聞章齊兵大勝。秦兵大

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秦在齊西。故曰西藩。而謝於章左右。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

啓。啓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錢馬棧也。吾子將也。勉之。夫子

呂氏春秋
魏惠王以
惠施賢願
得傳國惠
施辭謝不
受是惠王
欲為堯也
惠施欲為
許由也及
惠王為齊

所敗布冠而拘于野惠施易衣變冠而走匡章謂惠王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今惠施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當此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焉用施為之對音貞邑名

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也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未命而死未有更葬之命而死夫不得父命而留母是欺死父也故不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出戰且王因燕人之亂命章子之兵伐燕又大勝燕出戰國策齊合章子將而韓魏攻荆令唐茂將兩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免之殘其家王能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荆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告齊侯者曰水淺深易知荆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簡守皆其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謂知將分矣

陳仲子

陳仲子字子終齊人也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子曰僕

韓非子云齊有居士田仲宋人風穀見之以堅絕比焉謂其不仰人而食亦無益人國也徐幹中論云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為潔也則不如無潔焉

請入計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申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然生不保命也仲子乃相與逃去為人灌園出高史陳仲子欲仕於齊其妻止之曰然於就利者必先冷糲於附利者必先淡雞犬之為天下賤者恒見也威鳳之為天下貴者不恒見也今子無過人之才而不創過人之事子行蹟矣吾與子今且灌園於齊之野乎身辟纊仲子織屨甘苦順逆取子於人其兄戴憐之願讓祿焉仲子謂其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未也名不出於家齊王聞之使使迎之曰以社稷從仲子又謂其妻曰可以取償乎妻曰未也名不出於國其後齊王使使問趙威后后謂使者曰於陵仲子尚存乎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上不事其親中不索交於諸侯此率民而出於

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也齊王變之仲子終身困於齊

於陵

路史書大傳散宜生生於陵氏今淄之長山

李

春秋運十

李非皆酸李東方之果也其字從木從子性難老雖將枯子亦細其

樞云玉衡

星散為李問曰品處桃上故果屬有六桃最為下

傳玄李賦

色皆實事許慎說文曰李果也從木子聲古文李

結豐彩外

應李一名麥駁赤李子李兆李醜核東李曰寔帝之

盈翠質未

成三教珠英爾雅曰蟻蟮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駛

變形隨運

造化權蛇多腹寬蟻蟮背行今俗謂之蟻蟮

曰蒿成蟻

東謂之蟻蟮舊云蟻蟮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蟻蟮之去復育龜之脫甲

六者如足

大趾以背

滾行乃駛

象其蠢物之聲也

于脚雜猪

良本草蟻蟮汁滴目可去瘡

蹄作子

巨擘

乳母不能

野老記齊地有虫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善擘地以行呼之聲也

別之

非也必以仲子為巨擘者即蚯蚓之大者蓋先嘗謂蚓而後充其操註以為指

西陽雜俎

蚯蚓一名蟻蟮一名蟻蟮一名土龍一名地龍一名蟻蟮一名胸臆一名

土都運咸

如樹有久大

宅戟門外

寒蟻能應時而鳴江東呼為歌女又曰鳴砌有一種白頸者其老且大者也

一小宛樹

如樹有久大

如樹有久大

如樹有久大

如樹有久大

如樹有久大

如樹有久大

如樹有久大

如樹有久大

如樹有久大

如樹有久大

如樹有久大

如樹有久大

如樹有久大

蚓之行也。引而後伸，其壤如丘，故名蚯蚓。

埤雅：蚓字一作蟻，蓋蚓達於

差長於地也。又云：蚓土精也。其為物不息，引而後伸。

禮月令：孟夏

蚓不出。蟄。奪后仲冬之月。蚯蚓結。蚯蚓不結，君政不行。

呂氏春秋

大蚓知勝，故其色尚黃。

擇推月令云

蚯蚓結，言蚯蚓穴居首陽

穴而上首，其身結而屈也。傳曰：魚無耳，蟬無口，蛇無足，蚓無肋。

精無心之中，草蟲交，木草蚯蚓食細土，無砂石。

考王記：蚯蚓却

其為物引而後伸，蜚善緣，蚓善引。郭璞贊云：蚯蚓土精無心之

分，淫於草蟲，而感物，乃無常性。物類相感，志不草蟲如蝗虫。江東

人呼為蝻，與蚯蚓雖異類而為雌。歐陽公雜記曰：蚓食土而飲泉，其為生也

節其穴而吐，若號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鳴

之陋而自非，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而鳴其類耶？豈其時至氣作

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耶。

盜跖

跖黃帝時大盜，今以名柳下惠弟也。

莊子：孔子與柳下季為友，季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

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貧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

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

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

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

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夫子將奈之何

哉？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辨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

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

盜跖乃方休卒，徒泰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

種無停聲

寐每夕但

欲鳴天地

且容蓄情

悲惟人情

呂氏春秋

云跖之徒

問于跖曰

盜有道乎

跖曰：奚適

無有道也

夫妄意室

內之藏聖

也，必先勇

也，出後義

也，知時智

也，分均仁

五者而能

成，大盜天

言

言

下無有

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耶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

史記云盜跖曰殺不

辜肝人之

肉暴戾恣

睚竟以壽

王使天下學士不返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餽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前來孔子趨而進避席及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畏其

足按劍瞑目聲如乳虎曰丘前來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意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夫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

羅天地能辨萬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大德者

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二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謹

吳越比使齊魯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

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祀此聖人才士之行

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前來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

之謂耳今夫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舉吾獨不

自知耶且而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

我利而以恒民蓄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於天下矣云舜有天下

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

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食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

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

世則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

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

文選云一

助之榮卿

璞踰于周

鼠一言之

譽東陵仲

于西川盜

跖以為孔

丘譽已善

譽者必善

與寧知孔

氏誰毀誰

譽行三代

之直道耶

淮南子云
柳下惠見
鮒曰可以
養老盜跖
見鮒曰可
以結壯見
物同而用
之異

里堯舜作立章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
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辨。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
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此。天下何為不謂子為盜。丘乃
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詞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
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蒞於衛
東門之上。是子路之不至也。子謂才士聖人。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
圖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
奚足貴耶。世之所高。莫若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
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
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
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卡歌

盜跖誅侮
列聖戲劇
天子蓋效
得莊老而
六之者

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交
公後。皆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
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桀犬流豕。操觚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
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
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
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
所聞知也。今五言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
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
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慘有時之矣。而託於無窮之間。忽
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
言。皆吾之所棄也。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鞍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距耶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距得毋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碎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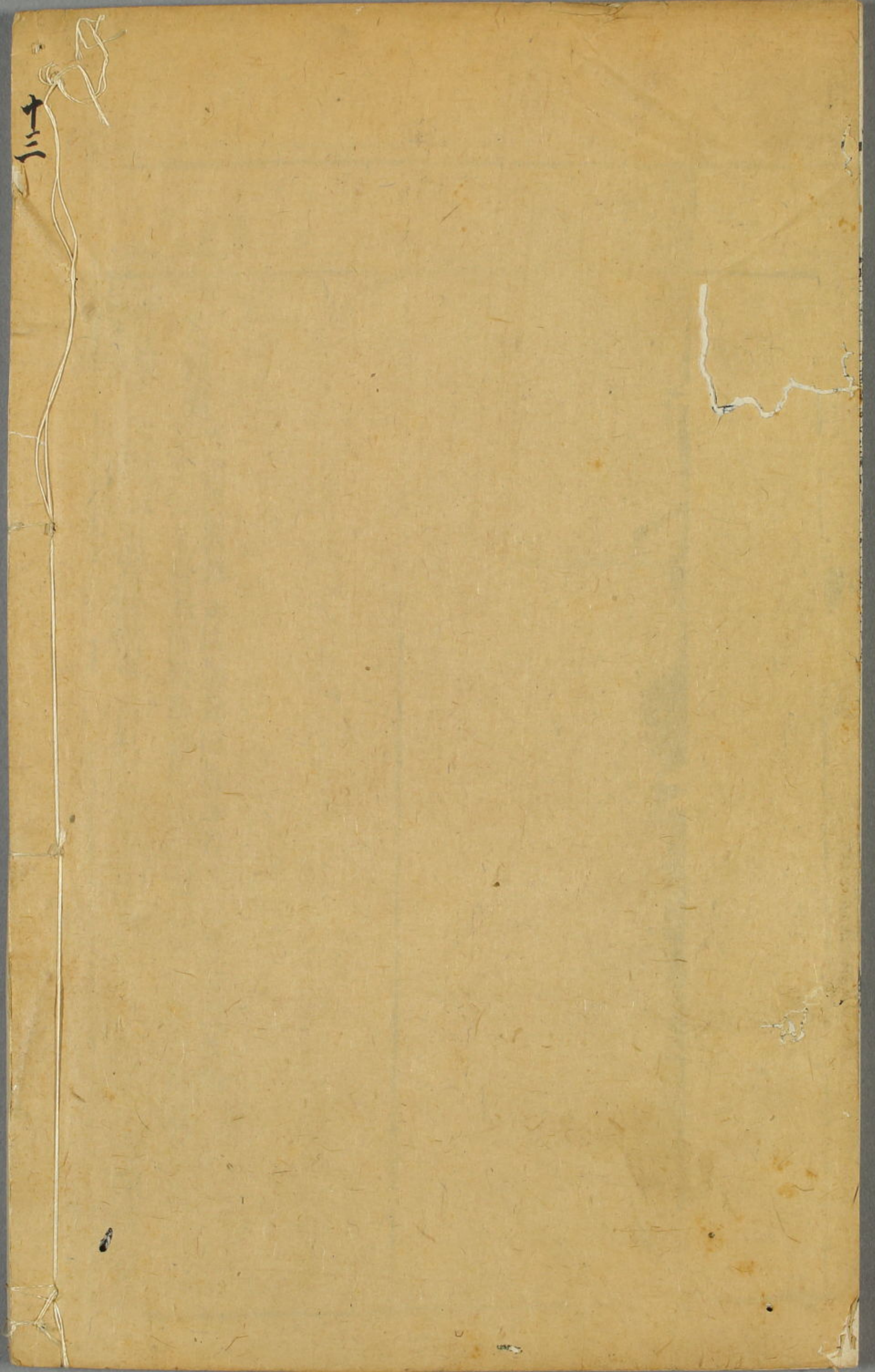
釋名 碎分解也繡布繡也

鶯

齊高帝引 埤雅 鶯江東人呼為鳴哥長脰善鳴不食生蟲禽經謂鶯見異類差翅鳴雞見江淹入中 同類拊翅鳴 又云鶯之類如鶯又云鶯之行也自然而有行列故禮云出如舒雁又云鶯伏隨口鴉伏隨月說者以為乳鶯伏卵隨日光所轉唐李愬入蔡州夜半至懸脈城傍皆鶯窠池忽令擊以亂軍聲 蘇轍咏鶯詩 能飲喉盡 酒食淹素 鶯飲酒 數斗宜詔 亦能辨

澤李愬 亂軍聲 物類相 感志云 漢武帝得言曰鶯於池苑中其鶯至日出時則自胸翅而舞

一名舞鶯 下子云羊性淫而狼猪性卑而率鶯性頑而傲狗性險 而出蓋鶯也 黃似傲故曰傲也 各之曰鶯其謂是傲



十三